



大扫除整理物品，意外发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买的一只三洋牌单放机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抚摸机器，恍惚回到了青春岁月。

70年代末，我在街道团委工作，一只笨重的转盘式录放机引起了我的好奇，两只磁带转盘碗那么大，放出的《绒花》《妹妹找歌泪花流》《再见吧，妈妈》竟是那么委婉动听，从那时起，我对录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80年代初，弄堂里有人捧着一只日本三洋牌单放机坐在家门口炫耀。别看它像块砖又似一只饭盒子，放出的音乐要比那台转盘录放机好听了多。

我心里想着，哪天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单放机有多好啊。于是，省吃俭用，尽管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0多元，还是咬牙拿出了全部积蓄200多元，托了好人才弄到一只二手的三洋牌单放机。这是我的第一件“奢侈品”。它没有收音功能，只能放一盒磁带，用的还是电池，就是在这个单放机上我听到了许多歌，尤其是邓丽君，百听不厌。从小听惯了激昂的进行曲，一下子听到这样甜美的声音，是一种从来没有的新鲜感。这个其貌不扬的单放机，也引来弄堂里很多羡慕的人，来我家听歌的同龄人络绎不绝，有人还端着饭碗站在我家门口，让我放《甜蜜蜜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小城故事》，还有叶佳修的《乡间的小路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等。

没过多久，收音机升级了，先是有收音功能的录音机上市，后来又

弄堂旧趣录

春初的韭菜，生于土中，长到四五寸，茎白叶绿，绿油油一片。

在古代，春韭被列为时蔬的第一位。古人在每年的正月初八这天，把韭菜和肉一起炒，再裹以薄饼而食用，称之为春饼，这是春天的美食。

这凡俗美味，因为有了诗人的表情，又平添了一份温婉和雅致。

某天春日，南朝诗人沈约偶有闲情逸致，褪去褒衣博带，着件短衫，察看自家的菜园，但见亭亭玉立，葱茏一地：初松向堪把，时韭日离离。诗人忍不住剪去一把韭菜，想到割取还能速长，心生欢喜，野菜剪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但，山野野蕨众多，它又如何脱颖而出呢？还亏了南朝隐士周彦伦（周颙）的现身说法，拉上了卫将军王俭和文惠太子萧长懋同台献艺，可谓“春韭”的最强代言人。卫将军问山中隐士：“卿山中何所食？”颙曰：“赤米白盐，绿葵紫蓼。”文惠太子问：“菜食何味最胜？”颙曰：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”隐士的几句作答，何其让人神往，粗茶淡饭，戒荤全素，也可以色彩缤纷，清苦中独享一份清静。

到了唐朝，诗人与韭菜就发展出更深的缘分了。杜甫访问老友卫八，卫八是位处士，以山野之味待远道而来的好友，雨夜割来的春韭嫩嫩长长，刚烧好黄粱掺米饭喷喷香，再加上壶好酒，杜甫诗兴大发，写下了千古名篇：《赠卫八处士》：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……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……这样坦荡的友谊，后人羡慕不已。把酒话情谊，原来无需山珍海味，一把春初早韭炒鸡蛋，足矣！

在挑剔的美食家苏东坡的眼里，春韭实在是好滋味，一句“满园春色随意剪”，何等潇洒。亭亭玉立的春韭赏心悦目，只要瞟上一眼便满口生津。在满园春韭里放飞自我，用美食愉悦心情，令多少人心驰神往。

再看湖湘三公子之一陈三立，看见道旁的菜园里蔬菜长得春意盎然，写下：韭甲松苗纵复横，清渠倒影白虹明。游人指取春深处，恰有晴鸣一片声。韭菜叶，白菜苗，纵横交错，倒影引来清清的渠水，美得像白虹鲜明。韭甲松苗的背后，有沈约，有周彦伦，有杜甫，有苏轼……穿越历史空间的遥远回声。

先生与韭菜，还有一则趣味，民国二十三年，先生腰脚尚健，归金陵小住，以轻车载之游园，出中山门，见道旁秧田成簇，丰腴翠美，先生顾而乐之，语其车中同伴曰：“南京真是好地方，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！”闻者大嘘，以为先生故作谐语，而先生穆然。先生写过“韭甲松苗”这样的诗句，盖能辨菽麦，偶有混淆，是其心地浑厚质朴如此。

有时，我想，年老了，回故乡做一个菜农，只要有一片属于我的一亩三分地，种上一畦韭菜，在一夜春雨之后，去菜地里割下一茬茬经过了雨水润泽的韭菜，炒着吃，味道鲜嫩而爽口；包一顿韭菜馅儿饺子，透过薄薄的饺子皮，看到里面如翡翠般，绿莹莹的韭菜。在香气蒸腾中，读上几段关于春韭的诗词，该是多么幸福啊！

春韭

关立蓉

有可以自行翻录磁带的双卡两喇叭的收录机，再后来是便携式四喇叭收录机，谁家有这样一台收录机是很“扎台型”的。马路上常有时髦青年，烫了只爆炸头，留着长长的鬓角，戴副深色的“蛤蟆镜”，为了炫耀其眼镜是进口货，吊着的商标遮住了视线也不愿撕掉。上衣是尖角领的翻领衫或花衬衫，下面穿条喇叭裤，脚蹬火箭头皮鞋，一手夹根万宝路海味香烟，一手斜拎着四喇叭的收录机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随着音乐节奏，在马路或弄堂里晃晃悠悠，时不时地还要跳出个舞步。也有的潮男，穿件长风衣，梳着飞机头，把衬衫的大领头翻出来，肩上扛了只大大的四喇叭收录机，一路走一路放着邓丽君、凤飞飞和张帝，招摇过市。这种腔调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，一度却是最时尚的造型呢。

我还记得江苏盐城无线电厂出产一款叫“燕舞”牌的双卡收录机，广告占领了央视的黄金时段，大江南北、千家万户被“燕舞、燕舞，一曲歌来一片情”的广告深深吸引。就是这个国产机，也要半夜三更去排队购买。我却对三洋双卡双喇叭的收录机情有独钟，一天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问哥问姐问同事借钞票，凑足了530元钱，又用儿时就收集的部分“文革”邮票与人换来了20余张侨汇券，终于在南京东路的上海华侨商店，拎回了我心仪的宝贝。银光闪闪的机身，一排随着音乐节奏不停闪烁的红色指示灯，赏心悦目。一路上，路人那羡慕的眼神，让我有点“神兜兜”的。我让姐去布店买回红色天鹅绒，做了一只大罩子，倍加爱惜。为了快点还掉借款，我几乎天天夜里在街道代值班，为的是七角钱的值班费，省吃俭用两年多才还清。

弄堂里也有人买了进口双卡收录机的，一旦谁有了新歌，特别是电影歌曲，我马上会带着TDK磁带去转录。同事间谁家有了歌手的原声带，大家也都会问他借来翻录。为了防止磁带被人不小心消磁，我用笔尖将磁带底的小孔塑料片戳掉，这样就可以杜绝歌曲被抹掉了。为了保护磁头，隔三差五还要用酒精去清洁。

斑驳的岁月，凝结了不少故事。曾经的进口收录机早已不再是奢侈品了，那些令人向往的品牌也多销声匿迹了，可那动听的音乐，却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啊。

提起老上海的新闻界，素有所谓“四大金刚”之说，今天的新闻史学者常援引郁慕侠《上海鳞爪：报界四金刚之凋零》（上海格言丛刊社，1933）：“申报史量才、新闻报汪汉溪、时报狄楚青、新申报席子佩等四人，夙有上海报界四大金刚之誉。论其地位和学识，虽各不同，至聒声报界，则都不约而同。”这固然不错。但若追究起来，这种说法其实还可以往前追溯。如1926年11月2日的《小日报》上，即有署名锁骨的《小报界之四大金刚》一文，篇首述及：“报界中有四大金刚，曰史量才、汪汉溪、狄楚青、席子佩，又有新四大金刚，曰汪伯奇、张竹坪、沈能毅、余大雄”，继而话锋一转，提出小报界亦有四大金刚，称“此四大金刚，不仅执小报界之牛耳，其言论且足为大报式焉”，不容轻视之。便自顾自举出四人，其中包天笑、张丹斧、钱芥尘三人，皆为《晶报》执笔，包天笑行文清新流利，振笔如飞，又消息至夥至详，引万人争诵。张丹斧笔锐如刀，作品滑稽突梯而寓深意，一时仿者甚众。钱芥尘熟

摩卡是我的英短猫，女儿上高二时养的，到家时才八九个月大。我本不大喜欢宠物，女儿要养，也没啥可说。买笼子，买猫食，买猫砂，都是她在手机上搞定。就这样，在我书房一角，给它安了家。放猫食，倒猫粪，开始都是女儿的事，后来渐渐倒成了我的事了。

摩卡，灰色，女猫，平时很少叫，只有想吃了，低低叫几声。吃饱了，蹲在人跟前，一眼一眼看着你，一副执、傻傻的样子。它耳朵灵，只要听到主人走到楼下，会箭一般冲到门口迎接，尾巴摇得欢。见到主人，一扭头，躺到地上，让摸它的脖子。美得，眯上眼睛，直伸懒腰。

它很机灵，屋外有一点动静，都会竖起耳朵听。夏天家里有蚊蝇，它死死盯着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跳起来扑。我晚上在书桌前看书，它就悄悄卧在桌边，傻傻看着我，念经般呼噜着，很有节奏。过一会，会用两个前爪爬在我的背上。等我扭过头看它，摸它，这才乖乖卧下。

它有两个能耐：一是摇尾巴，给放食时，让它摇摇尾巴，马上摇起来，自如，活泼；再是摇耳朵，也是放食时，一说，耳朵

一小角。现在看书，看看停停，有时不过三四页，若折角怕是要到处留痕了。越年长越惜书，看书先觅书签，书看到无折痕，还如新。

书签我买过很多。记得有一次办公中心搞义卖，买了两套智障孩子画的荷花系列，放在抽屉里，读一本书用一个，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书一本本地读，内心怡悦的是，手头总有书签可用，且是画着那样漂亮悦目的荷花。现在那一些荷花书签也不知散落何处，也想不起来那段时间时光我读了什么书。

书签许多是现成的。最喜新书里会配赠一枚书签，宛如封面的设计，长方周正，颇小巧，很贴心。书大都有腰封，把它折成长条幅，就是一枚质地极好的书签。若既没书签又无腰封，我就就地取材，电影票，参观券，衣服吊

牌，景点门票……都当书签用过。书签，不过是为读书时看到哪里做的标记，放在书页之间的一枚小薄片儿。书看完了，顺手把它拿来用在其他书里。书没看完不想看了，它就呆在那里。这样遗散的书签竟有许多。如此想来，不曾看完的书也有许多。

有一日，翻看一本旧书，书里掉下一张细叶，已是枯叶，干焦，萎色，色彩褪尽，再无美感，但叶片笔直，脉纹格外清晰。看着它，凝神想，这已是哪一年的春天，我拾了它，它又在这里呆了多久，竟变得如此枯槁。由一张枯叶，想起彼时光阴，怀念它的曾经，岁月悠悠，心起怅然。

又一日，在书里看到一张机票，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思绪禁不住回到那个时光，想起那趟旅行，我挑了这本书随行，看书时

把机票当书签夹入书里。旅途中一些趣事轶事虽年久已深，被翻开却还历历，不觉感慨很多人许久未见，很多光阴倏忽而逝。

人这一生，用过的东西，惜存的物件，仿佛很多，但一路走来一路遗失，能睹物遐想的却不多。唯书签承载记忆，在它的蛛丝马迹里，钩沉寻回岁月，触碰到了生活的些许况味。

七夕会

把机票当书签

1921年冬，以4万元巨款从狄楚青手里购入上海《时报》全部产业。1927年夏在国内首次使用三色套印技术，使该报印刷质量跃居国内领先地位。

有趣的是除了职业报人，在1930年代就连报贩也有四金刚之说，见诸谢啼红《望平街报贩四金刚》，刊1936年1月13日《铁报》。文中举出姜冬狗、蒋顺卿、王春山、陆开庭四人。又据1942年《华文大报每日》第5卷第10期陶然的长文《上海报界的特殊势力》，姜冬狗“年纪最大而资格最老”，吃苦耐劳，无人可及。王春山年龄稍轻，有不少报贩中的小领袖，都是经他提拔出来的。蒋顺卿，一作蒋润清，他年纪轻，精神足，不到几年，便青出于蓝，整条望平街都是他的世界了！不过他的手段太凶，动辄打人骂人，刚到四十，便一蹶不振。唯一健在的陆开庭因行事稳健，深受报馆信任。

以上还都是指的人而非报纸本身。而1929年9月13日小报《大常识》报百周年纪念号上刊有一篇短文，将《晶报》《罗宾汉》《金钢钻》《福尔摩斯》称为四开报中之四大金刚。同时又将《大常识》《常识》《秘密镜》《幸福》称为八开报中之四小金刚。这一提法的前半部分为郑逸梅《书报话旧·小型报中的“四金刚”》所延续，后半部分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中。

刚者为汪汉溪、史量才、席子佩、狄楚青四君，哼哈者为张竹平、沈能毅二君。”随后推出继任人选：“今有新四金刚新哼哈二将，赓续中兴：汪伯奇、马荫良、胡政之、黄伯惠四君，成舍我与潘公弼二君，则一哼一哈。”具体说来，汪伯奇是汪汉溪长子，时任《新闻报》总经理，马荫良为史量才外甥，继任《申报》总经理。胡政之为天津《大公报》总经理兼副总编，于1936年4月1日推出《大公报》上海版。黄伯惠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我家的摩卡

李育善

摩卡是我的英短猫，女儿上高二时养的，到家时才八九个月大。我本不大喜欢宠物，女儿要养，也没啥可说。买笼子，买猫食，买猫砂，都是她在手机上搞定。就这样，在我书房一角，给它安了家。放猫食，倒猫粪，开始都是女儿的事，后来渐渐倒成了我的事了。

摩卡，灰色，女猫，平时很少叫，只有想吃了，低低叫几声。吃饱了，蹲在人跟前，一眼一眼看着你，一副执、傻傻的样子。它耳朵灵，只要听到主人走到楼下，会箭一般冲到门口迎接，尾巴摇得欢。见到主人，一扭头，躺到地上，让摸它的脖子。美得，眯上眼睛，直伸懒腰。

它很机灵，屋外有一点动静，都会竖起耳朵听。夏天家里有蚊蝇，它死死盯着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跳起来扑。我晚上在书桌前看书，它就悄悄卧在桌边，傻傻看着我，念经般呼噜着，很有节奏。过一会，会用两个前爪爬在我的背上。等我扭过头看它，摸它，这才乖乖卧下。

它有两个能耐：一是摇尾巴，给放食时，让它摇摇尾巴，马上摇起来，自如，活泼；再是摇耳朵，也是放食时，一说，耳朵

一小角。现在看书，看看停停，有时不过三四页，若折角怕是要到处留痕了。越年长越惜书，看书先觅书签，书看到无折痕，还如新。

书签我买过很多。记得有一次办公中心搞义卖，买了两套智障孩子画的荷花系列，放在抽屉里，读一本书用一个，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书一本本地读，内心怡悦的是，手头总有书签可用，且是画着那样漂亮悦目的荷花。现在那一些荷花书签也不知散落何处，也想不起来那段时间时光我读了什么书。

书签许多是现成的。最喜新书里会配赠一枚书签，宛如封面的设计，长方周正，颇小巧，很贴心。书大都有腰封，把它折成长条幅，就是一枚质地极好的书签。若既没书签又无腰封，我就就地取材，电影票，参观券，衣服吊

牌，景点门票……都当书签用过。书签，不过是为读书时看到哪里做的标记，放在书页之间的一枚小薄片儿。书看完了，顺手把它拿来用在其他书里。书没看完不想看了，它就呆在那里。这样遗散的书签竟有许多。如此想来，不曾看完的书也有许多。

有一日，翻看一本旧书，书里掉下一张细叶，已是枯叶，干焦，萎色，色彩褪尽，再无美感，但叶片笔直，脉纹格外清晰。看着它，凝神想，这已是哪一年的春天，我拾了它，它又在这里呆了多久，竟变得如此枯槁。由一张枯叶，想起彼时光阴，怀念它的曾经，岁月悠悠，心起怅然。

又一日，在书里看到一张机票，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思绪禁不住回到那个时光，想起那趟旅行，我挑了这本书随行，看书时

1929年6月18日《小日报》上刊有署名菩萨的一篇《报界之小四金刚》，推出了他心目中的“青春版”报界四金刚人选，分别为《晶报》的黄小猫，《时事新报》的沈秋雁，《新闻报》的陈积勋和《时报》的邵翼之。作者称此四人，“皆文采彪炳，风流跌宕，且皆未娶，美容仪，擅交游，蜚声于文坛”。今按黄小猫又名猫庵，本名黄转陶。陈积勋即陈蝶衣，几年后即离开新闻报自办明星日报，名声大振。

而在1935年10月25日《小日报》上，丹翁（张丹斧）推举出他认为的报界“四小金刚”：余大雄、陈灵犀、张友鸾和尤半狂（毅庵）。他们分别是《晶报》社长、《社会日报》主编、《立报》总编辑和《小日报》主编。

至1937年6月8日，《晶报》刊出旧燕（王益知）《报界新四金刚新哼哈》一文，指出：“上海报界昔有四大金刚、哼哈二将，四金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如今的年轻人更热衷于当——狗妈猫爸。

1921年冬，以4万元巨款从狄楚青手里购入上海《时报》全部产业。1927年夏在国内首次使用三色套印技术，使该报印刷质量跃居国内领先地位。

有趣的是除了职业报人，在1930年代就连报贩也有四金刚之说，见诸谢啼红《望平街报贩四金刚》，刊1936年1月13日《铁报》。文中举出姜冬狗、蒋顺卿、王春山、陆开庭四人。又据1942年《华文大报每日》第5卷第10期陶然的长文《上海报界的特殊势力》，姜冬狗“年纪最大而资格最老”，吃苦耐劳，无人可及。王春山年龄稍轻，有不少报贩中的小领袖，都是经他提拔出来的。蒋顺卿，一作蒋润清，他年纪轻，精神足，不到几年，便青出于蓝，整条望平街都是他的世界了！不过他的手段太凶，动辄打人骂人，刚到四十，便一蹶不振。唯一健在的陆开庭因行事稳健，深受报馆信任。

以上还都是指的人而非报纸本身。而1929年9月13日小报《大常识》报百周年纪念号上刊有一篇短文，将《晶报》《罗宾汉》《金钢钻》《福尔摩斯》称为四开报中之四大金刚。同时又将《大常识》《常识》《秘密镜》《幸福》称为八开报中之四小金刚。这一提法的前半部分为郑逸梅《书报话旧·小型报中的“四金刚”》所延续，后半部分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中。

刚者为汪汉溪、史量才、席子佩、狄楚青四君，哼哈者为张竹平、沈能毅二君。”随后推出继任人选：“今有新四金刚新哼哈二将，赓续中兴：汪伯奇、马荫良、胡政之、黄伯惠四君，成舍我与潘公弼二君，则一哼一哈。”具体说来，汪伯奇是汪汉溪长子，时任《新闻报》总经理，马荫良为史量才外甥，继任《申报》总经理。胡政之为天津《大公报》总经理兼副总编，于1936年4月1日推出《大公报》上海版。黄伯惠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就前后勤动起来。它个头高，站起来，头就在人的腰上。让我想到，小时候奶奶在家养的大花猫“丽丽”，它是家里的功臣，捉起老鼠来，从没落过空。奶奶常说，“丽丽”也是咱家一个劳力，它吃老鼠，从老鼠嘴里剩下的粮，就是它给咱的。每次吃饭，奶奶第一个是给猫先倒好饭。她有时还给猫说，邻居家也要照看，猫好像也懂。我们家周围十来家的老鼠，也被猫吃得只剩一个。后来，猫老死了，奶奶含泪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前，逢年过节也给祭祀。

一次，它病了，抱到宠物店住院。下班去看它，它眼巴巴，一副可怜样，尾巴也有气无力动两下。晚上梦见它，给我说了好多话，好像还说到文学呢？一个月后好了，回到家里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但高兴地在人脚前嗅嗅，裤边厮磨。半个多月下来，恢复正常，家里也活泛多了。

写下这些文字，一转身，摩卡又在椅子后面卧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知道我在写它一样，我用手摸摸它那凉凉的鼻子，它舒服得又眯起眼，摇尾巴。



夜光杯

春天，一夜风雨，香樟树下，叶落纷纷。这叶，是极好的书签。好在色彩，不曾细察它葱茏时是何等模样，现在叶落归根，生命的色泽已然丰富。最爱那叶一色的深红，纯粹又透亮。最美是红中带绿，那红无比鲜艳，绿又无比青葱。最可惜叶面斑驳，无数小黑点子的微瑕，如小女子姣好脸上的雀斑。我埋头细挑，一会儿就拾得一小把。我把近乎完美的红叶当书签夹在正读的书里。

冬天，梧桐叶从树上掉落，小镇干净的石板路上偶而会有一张完整的叶子，饱尝岁月，色泽深沉，苍绿中渐黄。它状如枫叶，边边角角，长得十分周正。喜欢它的形状甚于色彩。我看它也是一枚极好却稍显夸张的书签。

书签于我如衣服，好像手头总缺一件。过去看书不用书签，书读到哪里就在下方折

一小角。现在看书，看看停停，有时不过三四页，若折角怕是要到处留痕了。越年长越惜书，看书先觅书签，书看到无折痕，还如新。

书签我买过很多。记得有一次办公中心搞义卖，买了两套智障孩子画的荷花系列，放在抽屉里，读一本书用一个，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书一本本地读，内心怡悦的是，手头总有书签可用，且是画着那样漂亮悦目的荷花。现在那一些荷花书签也不知散落何处，也想不起来那段时间时光我读了什么书。

书签许多是现成的。最喜新书里会配赠一枚书签，宛如封面的设计，长方周正，颇小巧，很贴心。书大都有腰封，把它折成长条幅，就是一枚质地极好的书签。若既没书签又无腰封，我就就地取材，电影票，参观券，衣服吊

牌，景点门票……都当书签用过。书签，不过是为读书时看到哪里做的标记，放在书页之间的一枚小薄片儿。书看完了，顺手把它拿来用在其他书里。书没看完不想看了，它就呆在那里。这样遗散的书签竟有许多。如此想来，不曾看完的书也有许多。

有一日，翻看一本旧书，书里掉下一张细叶，已是枯叶，干焦，萎色，色彩褪尽，再无美感，但叶片笔直，脉纹格外清晰。看着它，凝神想，这已是哪一年的春天，我拾了它，它又在这里呆了多久，竟变得如此枯槁。由一张枯叶，想起彼时光阴，怀念它的曾经，岁月悠悠，心起怅然。

又一日，在书里看到一张机票，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思绪禁不住回到那个时光，想起那趟旅行